

辽东王姑祠 庙会调查

詹娜

众所周知，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都在农历七月十五，两个节日有一种共同的民俗功能，即祭祀神佛，超度亡灵。在民间，人们常将道教的中元节与佛教的盂兰盆节的内容融合在一起，而将这一天称为“鬼节”。“鬼节”必然要祭鬼，这种祭祀风俗在世代传承过程中其宗教色彩始终未能泯灭，至今仍是俗民生活中最重要的民间节日之一。

俗话说：“人间七月半，世上鬼乱串”。即使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我国一些地区的城乡民众在鬼节当天还是要依照传统为亡灵举行上坟、烧纸、送灯等祭祀活动。同时，许多寺庙、道观也多在这天举行盛大而庄严的超度活动。以笔者所生活的辽宁东部本溪地区为例，每到农历七月十五都有远近闻名的几大庙会，如铁刹山庙会、崔娘娘庙会、王姑祠庙会等，尤其是近几年，庙会盛况空前。这里的庙会融合了传统的信仰观念与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说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俗民群体的信仰生活，笔者于2000年和2001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两次参加了王姑祠庙会，围绕着庙会活动进行多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王姑祠概况

王姑祠坐落于辽宁省东部腹地的本溪满族自治县上卜村柳沟境内的一面山坡上。上卜村原有居民三百多户，1992年本溪县境内兴修观音阁水库，前后共有七百多户移民迁入。目前，上卜村是当地容纳移民最多的村落之一，现住居民达一千多户。几乎所有的上卜村民都信奉在当地普遍崇拜的并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的神灵——王大仙姑，每逢农历七月十五仙姑的



祭日时,每家至少要有一人去参加庙会。

据仙姑祠内的碑文记载:大仙姑,满族人,其名不详,为上山城寨(今上卜村——笔者注)寨主之女。传说她貌美心善,深得乡邻喜爱。因与家中长工汉人刘姓青年相爱,立下海誓山盟。然他们并未冲破封建婚姻之牢笼,被其父以违背礼教家规而活埋于柳沟,竟为地下冤魂。此后其常与私生女显灵于世,舍药治病祛邪消灾。四方生灵多受其庇护,本地萨满奉其为王大仙姑,其女为翠花仙姑。每逢庙会之日,各方香客善男信女皆云集于此祭奠,有求必应,颇为灵验。祭奠仙姑,将希望与向往寄托于斯,百年来已成为本地民间之习俗……。^①

关于王大仙姑的由来,当地一直流传着动人的传说。清朝年间,仙姑本是当地一王姓的满族女子,其父是地方的官员。王女自幼丧母,由于父亲与她的婶母私通,事事都听其婶母的话。王女长大后,与家中一个刘姓放牛长工相爱并怀有身孕。后来她的婶母发现此事,随后告诉她的父亲,并劝其父将她除掉,以免辱没家门。于是,父亲谎称送她去外婆家,而将女儿领到后山上,准备把她活埋。但终究不忍心而把她放走了。王女不甘心,跑回家里想与放牛的长工一起私奔。可放牛的长工害怕,假说自己要回去取点东西,却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婶母。婶母大怒,与其父商议,一定要将她杀掉。最后其父将女儿及其私生女带到山上,活埋在现在的仙姑坟处。王女及其私生女死后,两人冤魂不散,时常出来作福或作祟于当地民众,因而当地人将王姓女子奉为王大仙姑,其私生女奉为翠花仙姑。传说王大仙姑出道(俗语称“出码”)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王姓家族,闹死了她的婶母和放牛长工,并作祟于王家,令其家风辈辈不正。据当地村民讲,时至今日,当地王姓家族仍频有乱伦之事发生。后来,随着民间的信奉,王大仙姑的功能也日益泛化,已成为当地民众崇信的扶危助困、治病救人、百应百灵的一位神灵。当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言称亲眼见过王大仙姑显灵,说她常化身为一老太太形象出来作福或行祟。于是,当地百姓越发崇信她,崇拜王大仙姑的信仰圈也不断向四方扩展。

仙姑祠最早只是一座仙姑坟,后来,随着仙姑治病救人、扶危助困的传说不断地流传和扩布,当地民众对其的崇信也日益加深。于是,由众多善男信女共同捐资,于1993年在当地建成了目前的这座仙姑祠。整个仙姑庙是由仙姑祠、仙姑殿以及后山上的小庙所组成,共占地七百平方米左右。

仙姑祠的正面是一个方圆约两百平方米的院落。跨上几步台阶,远远就可以看到正前方的仙姑殿,殿前两根柱子上一副金光闪闪的对联尤其引

人注目：在深山修身养性，出古洞造福百姓。殿中长年供奉着王大仙姑和她的女儿翠花仙姑的塑像。殿前空地上摆着两个大的香炉，其左右两方各有厢房，是看庙人的住所。在仙姑殿左首的厢房后有一个大大的坟头，这是最初的仙姑坟所在，现已被重新修过并立有碑文。在仙姑殿的后山上，还零星地分布着几座后立的小庙，这些小庙也是信徒们常年祭拜的场所。

二、王姑祠的祭祀活动

曾有学者根据庙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和地域边界将庙会划分为五种类型：村落内部型、聚落组合型、邻村互相型、联村合作型和地区中心型。^②依此而论，王姑祠庙会基本上属于地区中心型庙会的过渡类型。仙姑祠占地虽小，可仙姑的仙力及神迹却名扬四方，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几十块鸣谢石碑树立于仙姑殿的左右两侧，如“助善人事业有成，借仙力展翅腾飞”、“积善因无事不成，借仙缘有求必应”、“流芳百世，万民颂扬”、“妙手回春、排忧解难”等颂扬仙姑神力的碑文比比皆是。从碑文的落款上看，信徒播及东北各地城乡，一些信徒几乎年年来赶庙会，可见，仙姑庙的信仰圈范围很广。

依当地传统，祭祀仙姑的庙会一年共有四次，分别在农历正月十五、三月初三、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其中七月十五的祭祀活动最为盛大和隆重，据统计，每年此一庙会期间，进香人数多以千计。

以笔者这两年的实地调查来看，七月十五的祭祀活动其实在七月十四夜里 10 时后就陆陆续续地开始了。在不到两米宽的台阶上，人流如潮，比肩接踵。据调查，半夜来赶庙会的人大致为两类：

一类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当地官员及企业家与商家。他们碍于社会舆论或其他原因，不便在白天公然到庙会还愿或进香而选择在夜晚行动，这在当地已是多年的规矩了。但近年来，夜间的祭祀活动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见到，官员及企业家们往往带着豪华的车队，丰盛的祭品，大张



①王姑祠庙会现场。



②神婆娱神仪式。

旗鼓地来祭拜仙姑。进香的山路上,公家车、私家车排成蜿蜒的蛇阵延伸至山外。第二类是路途较远的香客,他们连夜赶来,惟恐第二天来迟而赶不上当天的庙会。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越早上山敬拜就越能显示出自己对仙姑的诚意。所以,早在七月十五凌晨3时前后就进入祭祀的高峰期了,此时,上山进香者多达两千人,约占赶庙会总人数的一半。

祭祀者大多带着香、纸、馒头、苹果、酒等祭祀物品,他们虔诚地在仙姑殿前焚香跪拜,默许心愿。许多信徒牵着猪、羊或鸡来到仙姑坟前,或是还愿或是许愿。当地人对这些祭祀用的供品有专门的称呼,称猪为“黑毛子”,称羊为“大角子”(当地读音为“大 jiǎ 子”),称鸡为“尖嘴凤凰”。这些祭祀品必须是雄性的,当地俗云:“老母猪还愿,两不顶一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由于一口猪的价钱比较贵,而此时的羊又是最肥的时候,所以信徒多用羊敬奉仙姑。当然,这也要看信徒对仙姑所求之事的大小及本人财力而定了。通常情况下,带到庙上的鸡都要被杀死并把头留下;羊则不必杀死,只

是须先往羊耳朵中灌酒，然后一刀把它的耳朵割出血，待羊一摆脑袋即表示神仙已经领取，当地人称之为“领牲”。“领牲”原是满族萨满祭祀时的仪式之一，可见，王姑祠的祭祀一直是沿袭着满族传统的祭祀习俗的。“领牲”之后，人们可以把羊牵回家，或者杀掉，或者继续饲养。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将羊杀掉，吃羊肉，喝羊汤。所以，当地民众一提到农历七月十五立刻会想到两件事，一是祭仙姑，二是喝羊汤。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辽东山区的农民们的经商意识也逐渐增长，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庙会便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时机。笔者见到，从山下一直到庙前的路上，卖香、卖纸、卖鸡、卖羊的处处都是。随着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在仙姑祠的祭祀现场除了卖羊，近两年还出现了出租羊的行为。一大群等待被“领牲”的羊，每个羊角上都系着一条红色的布带。信徒可以不必花大笔的钱去买一只羊，而只花少量的钱租一只羊，然后将它领到庙前行过“领牲”仪式后即可还给羊的主人。如此斗胆与神仙玩起了“空手道”，当代民众对神灵崇信的虔诚已大不如传统社会了。笔者在调查现场还见到，近一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赚钱职业，即人神之间的“代诉者”。这些人专门代前来许愿或还愿的香客向神灵申诉并请其保佑，当地人称这一职业为“叨咕”，“叨咕者”赚的是“嗓子钱”。通常，进香的香客需先向代诉者说明情况，然后请其大声高喊，以求仙姑能明见。代诉者在替香客申诉的同时，还包办进奉供品的职责，最后再收“嗓子钱”。“嗓子钱”由2—5元不等，一般杀一只鸡2元钱，杀一只羊3元钱，一口猪大概要5元钱。据了解，普通的香客大多是求身体健康、子女升学、买卖兴隆、祛病消灾等，所以代诉者的措辞也大同小异，如“王大仙姑，某某给你送来一个大角子（羊），他家养个车，求你保佑他出车平安，生意兴隆发大财，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出国留学，念大书。您老要是高兴地话，就把它给领走吧！”；“王大仙姑，某某给你送来一个尖嘴凤凰（鸡），求您老保佑他家老人健康，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好出国留学。您老就乐呵地把它给领走吧！”另外，还有人拜托仙姑为其已过世的女儿或儿子缔结冥婚。据笔者观察，不管进香者求的是什么，代诉者在多数情况下都要加一句“保佑其孩子好好读书，出国留学”。可见，升学考试、出国留学等人生目标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大事。这与现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传统的光宗耀祖观念已经被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行为和观念所取代了。

凌晨6时，庙会的祭祀高潮还没有过去，参加庙会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仙姑殿前香烟缭绕，烟气冲鼻。仙姑坟前鞭炮声、羊叫声、鸡叫声、高喊



③神婆在庙会现场为人画符。

声混成一团，坟前约七十平方米的平台上到处都是血渍、鞭炮屑和烟纸灰，被割掉的鸡头、羊头随处可见，白酒瓶子堆了满满一地。以笔者 2001 年七月十五早 6—7 时在仙姑坟前进行的定点观察统计，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被宰杀的鸡有 45 只，羊 30 只。祭祀的余热尚且如此，昨晚的祭祀高潮，这里该是血流成河了。

早 7 时，进香的香客渐渐减少，因为有许多人要赶回去上班。此时的进香者以中年以上妇女为多数。她们大多没有明确的祭拜目的，主要是烧“太平香”，即泛泛地祈求仙姑保佑家人健康平安等，以寻求心理上的慰藉。这与昨夜的祭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夜间祭祀以男香客居多，且大都具有或求升官或求发财等明确而重要的进香意图。

由于仙姑殿前的供桌上总是摆满了酒、馒头、苹果等各类祭品，看庙人必须经常把供品从供桌上拿下来，以便后来的香客继续供奉贡物。据看庙人向笔者介绍，2000 年的七月十五庙会，仅祭祀接收的白酒就装了满满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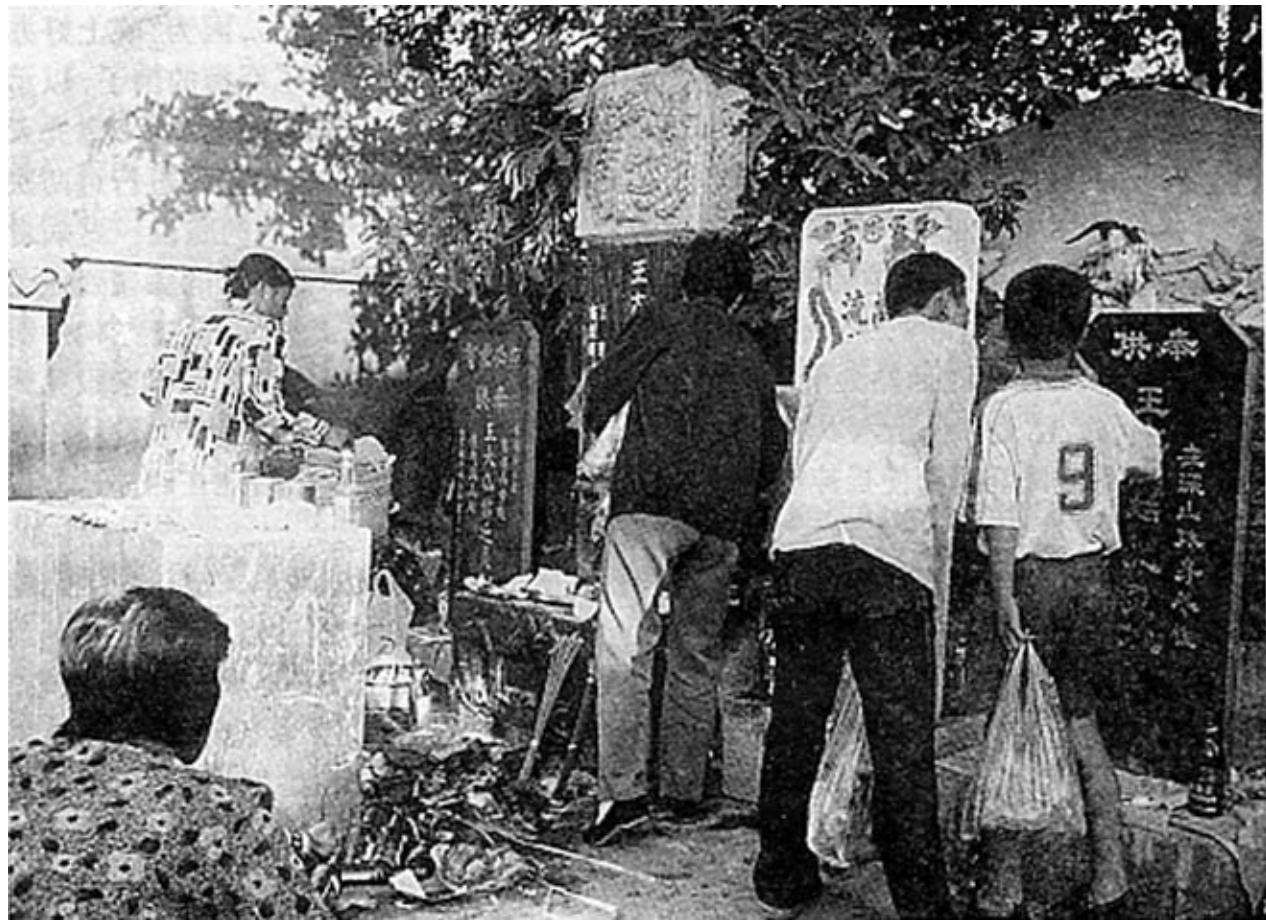
大缸。由于当地俗信食用仙姑祠摆供用的祭品，可以祛病消灾，身体健康。所以，白天的香客们几乎都带着空酒瓶或提着篮子，讨要白酒或水果等供品，以求吉利。

三、王姑祠的娱神活动

王姑祠庙会的全部活动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即民众的祭祀活动与神婆的娱神表演。如果说，祭祀的高潮是在七月十四夜里3时前后，那么娱神表演的高潮则是在七月十五日上午。凌晨8时，在阵阵欢快的唢呐和锣鼓的伴奏下，由几路神婆带领的几拨秧歌开始上山了。笔者见到，在当地的老年妇女所组成的秧歌队的演绎下，东北大秧歌原初的豪放和粗犷已被一种平和的表演所取代。这天上午，共有三个神婆前来娱神。她们中有刚“出码”（当地亦称“出道”，即神婆已经顶仙看病）的，也有出道好几年的。在娱神的招幌下，这些人赚钱谋利的意图显而易见，因为笔者在现场见到每位神婆的“行为”都是有偿的，现场看病，现场收钱。或有专门负责收钱的人，或是神婆本人亲自收款。有位神婆当场摆上供品，顶仙看病，为人画符解难。可见，她们的娱神不是为了酬谢神灵，主要是要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为自己的神力昭世镀金。

神婆的到来使得进香的女香客们十分兴奋，平常生活的单调和封闭使她们很少有欢聚的机会，庙会恰恰提供给她们一个欢快和交流的场合。此时，大批的进香妇女都饶有兴趣地在此观看神婆们的迎赛活动。一位多年进香的香客告诉笔者，最热闹的时候还在后面呢，等会儿，远近闻名的崔神婆将亲自带领队伍来娱神。果然，8时30分左右，仙姑殿门外的左台阶上摆起了架子鼓、双音箱、电子琴等现代化的乐队设施，并有两位歌手开始轮流演唱。他们演唱的多是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如《小白杨》、《军港之夜》、《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等，甚至像《纤夫的爱》这样的爱情歌曲也回荡在这乡间小庙的上空。一面是传统的虔诚祭祀，一面是现代的歌舞伴奏，真给人一种光怪陆离之感。看这气派和架势，定是为崔神婆的出场造声势准备。

据笔者访查，当地大名鼎鼎的这位崔神婆，本名崔桂燕，36岁，1989年从外地迁到上卜村。1992年“出码”，当地盛传这位崔神婆神通广大，可以引王大仙姑和其女翠花仙姑的神灵附体，顶两位仙姑之名为人看病，颇为灵验，甚至沈阳等一些大城市的人都常来找她看病。笔者曾对崔神婆的丈夫杨清波（上卜村移民）进行了专访。据杨清波介绍，领仙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其家族内上三代成员中必有一人有“出码”经历；其二是本人要有天



④庙会碑刻

生的“仙缘”，即所谓的机遇。崔桂燕便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崔的姨姥即是领仙者，而她幼时患病，非常严重，其母以为她活不了了，曾要将她扔掉，但被她的姥姥阻止。后来遇上一个化缘的道士，说她有天生的仙缘，一定要好好抚养。杨家与崔家先后迁到上卜村，经人介绍两人于1990年结婚。婚后，崔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经常头晕，多次治疗均不见效。后来经人点化才知是由于王大仙姑神灵附体所致。杨清波讲神灵欲附于某人身体，通常使此人身严重不适，崔桂燕的情况就是如此。崔是在无奈之下才被迫于1992年“出码”的。此后，杨清波也一直协助其妻领仙看病。据称，被她治好的人不计其数，有些甚至是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的疑难病症。笔者在其家中见到四面墙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匾额锦旗，重重叠叠，上面多表达着对崔神婆医病救人的感念之情。

崔家有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面供着王大仙姑的牌位，这是专门给人看病的地方。每个周三和周六的下午和晚上是固定的看病时间。笔

者对崔桂燕本人也进行了专访，她声称晚上看病的人最多，因为“晚上好办事”，当然平常也不乏寻医者。杨清波还特意给笔者讲了邓梅的例子，以示“仙姑”之灵验。邓梅是本溪县观音阁村村民，1992年时刚刚八岁，患先天性胯关节脱位，大小便皆不能自理，曾在本溪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过两次手术都不见效。她来看病时架着双拐，崔神婆用手一摸她的腿说：“这病看不到了。”在邓家的苦苦哀求下，崔神婆就拿家里做活的针在她的膝盖处点了三下，只听咔叭一声，小姑娘立刻就能站起来了。从此，她就认王姑祠中所供奉的翠花仙姑为干娘，逢年过节必来祭拜。笔者在庙会上也曾亲眼见到她，已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双腿确实能独立行走，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医好邓梅使崔神婆名声大振，从此，崔神婆的灵验渐渐地在四邻八方传开了。

9时，崔桂燕在众多信徒和秧歌队的簇拥下来到殿前。应该说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一位最现代的神婆了。只见她容貌秀丽，身袭红色纱裙，高高盘起的头发上喷着彩色发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好像新娘子一样。她高站在仙姑殿前的左台阶上，随着乐队的伴奏起舞饮酒，一连喝下好几瓶老白干。崇拜她的许多善男信女纷纷上来给她献花，其热闹景象不亚于歌迷们追围他们所崇拜的歌星。在这种气势的震慑下，早来的几个神婆知趣地匆忙溜走了。可是，仍有一位身披红袍的神婆带领着几个身披黄布的信徒围在空地当中摆供祭祀，替人看病画符。此种行为激怒了崔神婆及其丈夫，为了向众人显示自己的神力，他们特意请出给仙姑献锦旗的一个小伙子上台来讲话。笔者随即对此人进行了专访，此人名张孝国，男，28岁，在本溪市明山区医院工作。据他所说，他1998年的时候突然失聪，经家住上卜村的姨妈介绍，在崔神婆处将耳朵医好。后来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思想上总是处于混乱状态，几乎记不住任何东西。2001年6月28日，他再次来到崔家，跟崔神婆谈了几次话，结果未用任何药物就将病治好了。他高兴地说：“现在我的头脑特别清醒，又可以参加工作了”。今天他特意赶来参加庙会，并制锦旗以表对崔神婆的谢意。

在张孝国富有煽动性的现身说法之后，围着崔神婆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那位不知趣的神婆由于害怕发生冲突也转移到后山上了。笔者注意到，在众多围拜崔神婆的信徒中，有的为了医病而求药，有的为保平安而求平安符，还有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想让神婆为他过关驱邪……。可以说，在任何情形下，健康与平安始终是民间大众所普遍关心的大事，在经济发展的和平年代更是如此。热闹的场面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中午过后，庙会逐渐进入尾声。



四、由王姑祠庙会所引发的思考

民间信仰自其产生、发展乃至传承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而庙会始终是广大民众表达生活愿望，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依托。地方庙会虽然有千百年的信仰与祭祀传统，但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庙会的祭祀活动也越发隆重，呈现出更多的时代色彩。以王姑祠庙会来看，从民众的信仰心理到祭祀娱神等信仰行为，乃至器物用具等各层面的文化因子无不与现代化相接轨，全方位地展现了传统信仰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与融合。这种现象足以引发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以王姑祠庙会的调查为例，便触发笔者如下一些思考：

1、传统庙会功能的转化。庙会自古以来便是集群性的人神交流场所，是民众表达自己意愿的公开化场合，更是民众精神需求的重要依托。古代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亦是如此。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社会政治生活向度的日渐宽松，民间信仰出现了复苏与反弹的趋势，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庙会的勃兴，几乎全国各大山川名寺的庙会活动都在逐年兴盛。以辽东王姑祠庙会为例，一个小小的坐落于偏僻的山沟内、占地面积仅七百平方米的王姑祠竟吸引东北各地数千名信徒不畏路途辛苦，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庙会，其因何在？归根结底，即庙会的功能所致。与传统相比，现代的庙会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伴随着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民众所面临的新的压力与需求也不断产生。庙会作为民众精神需求的依托，其功能势必也随之变化，它不仅要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还是民众寄托升学、出国等更高层次的理想与寻求慰藉的场所。

2、庙会参与群体的变化。辽东王姑祠庙会由祭祀和娱神两部分构成，从祭祀与娱神活动的参与群体构成来看，其性别划分十分鲜明，即参与祭祀者以男性为主，而参加和观看娱神表演者以女性居多。笔者认为这是受我国传统思想意识支配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现代社会，男权思想仍有残存表现。祭祀属于信仰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严肃活动”，家庭中的掌权者——男性通常在这种“严肃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娱神是信仰活动中欢快的“娱乐”活动，女性则一直是娱乐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这种性别划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相吻合，传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制约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纵观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迁史，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一直是民间信仰得以保存和发展的主体构成。即使在今天，

一些思想新潮甚至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女性竟也因种种原因而皈依某种民间信仰,以信仰仙姑为时尚,以期佑助实现她们的个人意愿。

传统的庙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强势阶层的成员虽然也参与,但往往采取隐蔽性的方式,以前的王姑祠庙会所显示的信息也正是如此。但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官员及企业商家们虽是在夜间进行祭祀,但他们之间相互攀比,讲排场,比供品,放鞭炮等大造声势的行为已将他们原本隐蔽性的活动明朗化,甚至是公开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构成祭祀活动的主角,这无疑对民间信仰的传播与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3、民间信仰的现代化特征。传统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化的冲击与碰撞后,其迷信色彩与精神控制的性质逐渐弱化。无论是民众的信仰心态还是信仰形式,都呈现出世俗化趋势。以王姑祠庙会娱神的流行歌曲为例,很难把握民众究竟是在娱神还是在揶揄与嘲弄这些神灵,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民间信仰的庄严性与神圣性日渐减弱,在一些庙会参与者眼中,庙会的娱乐功能明显增强,甚至成为普通民众扩大交往、互换信息的一种聚会场所。

4、政府与学者的态度。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庙会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但笔者认为,一些地方部门试图依靠庙会赚钱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无疑会将民众的思想引向愚昧。但是,以王姑祠庙会的兴盛来看,政府或学者对民间信仰采取封杀的态度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民众怎样努力,生活中总有许多人力及政府之力所不能及之处,人们通常需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精神压力。同时,从人的生理特性看,人类还有一种本能的“倾诉欲”,希望向别人或神灵诉说自己的主张或烦恼,而庙会恰是这样一个民众可以缓解和释放心理压力的公开场所。换言之,作为物质实体的庙可以拆除,但民众心中的“庙”却是拆不掉扒不倒的。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笔者认为,解决信仰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教育,努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水平与文化素质,使其日益强大起来,能够更多地主宰自己的人生与命运。

①此处标点为笔者所加。

②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参见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2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詹娜: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民俗学硕士研究生)